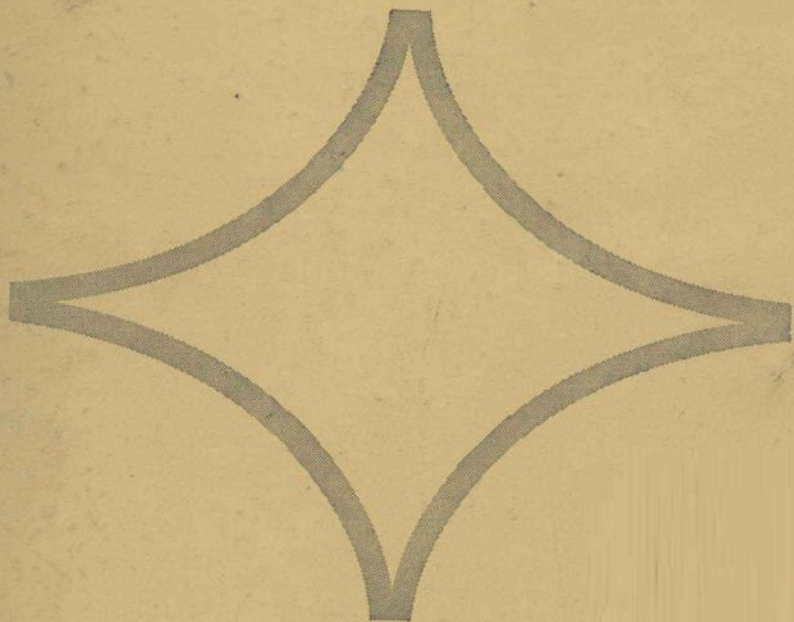


晨 鐘 新 刊

知識誕生的奧秘

梅棹忠夫著 余阿勳・劉焜輝譯



晨 鐘 出 版 社



知識誕生的奧秘

梅棹忠

• 劉焜輝譯

封面設計：郭震唐

知識誕生的奧秘

晨鐘新刊①

N①

門
市
部
：
中
臺
國
北
書
市
城
成
特
都
區
路

著者：梅 棹 忠 夫

譯者：余 阿 勳 · 劉 焜 輝

出版及發行：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0號之1

電話：7 8 3 4 7 8

郵購帳號：1 6 2 4 8

香港總經銷：文 藝 書 屋

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

印刷者：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特 價：新 臺 幣 元
美 金 元

初 版：中 華 民 國 59 年 12 月 25 日

十 版：中 華 民 國 63 年 3 月 20 日

有版權・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
內版臺業字第 1790 號

(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掉換)

原序

我先把寫這本書的目的，簡單說明一下。這本書，並不是作者一個人完成的，它是由好幾位朋友合力完成的「共同作業」。

我經常想，我從小就是很受惠於朋友始，我便被許多優秀的好，我便被許多優秀的好朋友所包圍，而從他們那裏，我得到比從老師那裏得到生活之後，無論在讀書方法，或在研究過程上，都得到朋友許多的教益。儘管各但在方法上，總有些共通在方法上，總有些共通性，我不敢美其名，說它是什麼「科學方法論」，但至的確能發揮很大的效果，確能發揮很大的效果，這種珍貴的秘訣，在一般書本上是找不到的。

朋友之間，並非組織有什麼「情報交換網」，但是任何一個人，只要發明了什麼新的方法，便馬上提到朋友之間來，於是大家就採用這種傑出的新方法，長期以來，我們一直保持着這種習慣。隨着新的技術與方法不斷被開發，舊的技術，便由經驗而加以改良了。直到現在，我們朋友間的共同財產，無論在質或在量上，都是十分可觀的。

我們所獲得的成果，無論那一部份，都可能引起朋友們極大的興趣，對於具體的技術與方法，更是許多人所急於想學習的。於是，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，我便計劃按各種主題來寫成一本書。

我一度拜訪了岩波書局的編輯部，商談結果，把範圍不限在「研究問題」的圈子裏，而將它擴展到一般「讀書方法」上面去。後來仔細一想，的確，所謂研究，其構成的要素，如果加以具體地分析的話，還不是歸到「讀」「寫」「想」等基本的動作上面嗎？

因而，我們所預想的讀者，就不只限於研究的人了，凡是想做學問的學生諸君，以及一般從事於各種知性活動的工作者，都成了很恰當的對象。我們用隨筆的方式，將我們這些經驗寫出來，不只對新技術加以一番解說，同時把穩我們一向的目標，希求更多的人來關心它、瞭解它。

從一九六五年四月開始，我在「岩波書店」發行的「圖書」雜誌上，以「關於知性生產的技術」為題，寫起連載的文章。起初，我以為寫兩三章便可結束了，可是繼續寫下去之後，却湧現了其他更多的問

題來，這才知道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，也絕不可草草結束。因此，我再堅持下去，盡我的能力，把這連載工作，繼續了一年。不過到後來，由於本身職務太忙，連載到第六回，就不得不半途而廢了。

連載期間，曾接到許多讀者來信，一部份寄到書店，也有一部份是直接寄給我本人的。甚至於，有幾位讀者還專程跑來研究室訪問我。他們所提出的，大半是對連載文章所產生的共鳴與激勵的話，當然也有些質問和新的提案。有些人，還熱心地把自己編製的卡片都寄來了，讀者們這種的反應，使我深深知道，原來關心這種問題的人竟有這麼多，我做了這件事，總算有點意義了。

連載結束之後，讀者的投書還是不斷的來。據說連載的第一部份，已被決定採用作高中國文的教材，諸如此類的洽商，一直持續三年之久。這真是我平生不曾有過的經驗。

經岩波書局的催促，我終於又繼續寫續篇。時間是從一九六八年十月開始，題目不變，也仍刊載於「圖書」雜誌上。這回只寫了五章，雖然還有一些可寫的項目，但是應讀者們的要求，也就先整理出單行本來了。總共分十一章，原則上根據連載的內容，除外還增添一些新的部份上去。

連載當初，曾為題目費思甚久。想寫的東西，固然在腦中浮現許多，可是為了表達它們，一直找不到最適當的話。也曾和編輯煞費苦心，想出：「我的讀書設計」、「精神生活」、「札記、日記」等平凡的題目，但這些題目都不能使我感到滿足。這時候，曾得物理學諾貝爾獎的湯川秀樹博士聽了我的計劃之

後，告訴我說：這恐怕多少涉及「技術」的問題吧？這「技術」兩個字，突然給了我靈感，取個「讀書的技術」如何？總覺得缺少一點什麼，想想這是屬於創造性的、智慧的活動，於是就決定爲「知性生產的技術」這個題目。

我的初衷，本在提供一些刺激，「技術說明」或「教科書」之類書籍，是不願去寫的。我甚至想，「知性生產的技術」其實不算什麼技術，它含有隨筆性質，取個「關於……」的題目，又何妨？

讀者的投書中，許多人對細部的技巧上，抱很大的關心，因此單行本發行時，我也就多少增補了「技術」與「解說」方面的知識。但不管如何，我畢竟是提供話題的人，而不屬於解釋技術的人。從今起，將有種種關於知識生產的技術會被開發，會被建立成體系化，我們期待着這樣的日子早一天到來。

爲這本書的問世，也聯想到許多關心它的讀者們，尤其是給我寫過信的讀者們，在此深表謝意。還有一些提供新構想給我的朋友們，例如：川喜田一郎、藤岡喜愛、和崎洋一、加藤秀俊、樋口敬二諸先生的友情，一併在此致謝。上面略已提及，關於書名，湯川秀樹先生曾給我極寶貴的提示，其他如編輯部的田村義也、淺見幾子、小川壽夫諸友的厚意幫助，也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。

一九六九年六月 梅棹忠夫

關於「知識誕生的奧秘」

余阿輝
劉焜

原名：「知識生產的技術」

一個讀書人，誰都希望自己比別人「行」，可是也有人常要懷疑：「我的能力未能充份發揮出來，恐怕跟做學問的要領有關係吧？」

尤其他的職業，是有關「知識生產」方面的話，抱這種想法的人相信更多。所謂「知識生產」，簡單的說，便是運用頭腦的勞動，產生某些新的東西，然後用最容易讓人瞭解的方式將它表達出來的意思。有人說，目前的社會，已走進情報化的時代，所說的「情報」，便是指這種每時每刻層出不窮的新知識而言。

爲了生產新知識，我們固然需要講求最有效的方法，相反的，爲了吸取浪潮湧現的新知識，同樣也

需要最科學最有效的方法，方能達到預期的效果。

關於讀書或寫作，我們已聽過太多古人和今人的經驗談，談到讀書，必定說：「口到、手到、心到、眼到」；講到寫作，必定說：「多讀、多寫、多看、多觀摩」，可是就很少老師或書籍，會從最具體最實在的基本方法，如：收集資料、整理資料、做讀書卡片、活用資料寫文章……等方面來教導我們的。

因此，向來的讀書人，大半就在嘗試錯誤中摸索前進，走許多迂迴路和冤枉路，有的人或許領悟到某些「妙法」（也許僅自以為妙法），他便秘而不傳，這麼一來，讀書界便長期缺乏一種由大家經驗中發掘體練出來的最有效的「讀書方法」或「做學問的方法」。

這本「知識生產的技術」，便是作者梅棹忠夫氏，看清楚讀書人這點苦衷，經過數十年歲月耐心研究整理出來的最實用的「方法」和「技術」。

當這篇作品尚在日本「圖書」雜誌連載的時候，作者曾接連不斷地收到寄自各地的讀者來信，有的鼓勵他，有的感激他，有一位青年學生在信中說：「讀到你這篇文章，我得到正確的指針，過去的徬徨與焦慮都因而解除了。」有些大學生還熱情地跑去拜訪作者，當面請教他讀書和做卡片的方法，幾位著名的大學教授（如獲得物理諾貝爾獎的湯川秀樹等），還把自己研究學問的方法和心得直接寄給作者，希望他一起發表出來，讓大家做參考，這麼一來，內容就更加充實了。

應讀者的要求，本書未連載完，「岩波書局」就將它列入「新書文庫」提前出版，正因它適合當代社會人心的需要，不僅成了青年學生的「秘法書」，同時也成了每一個讀書人必備的「知識書」，所以出版後在短短一年內，便銷行了數十版，遠超過所有大眾文藝作品，「每日週刊」、「讀書人週刊」及各報刊的文化欄均開闢專欄專輯來推薦它，足見一般讀書界對這本書的重視。

目前日本讀書界，已掀起了研究「知識生產技術」與「情報創造技術」的高潮，許多學術團體紛紛召開討論會，著名評論家後藤和彥在一次會上強調說：「處在這個情報氾濫的時代，我們得努力活用這本標準化的『知識生產的技術』，以備真正情報時代的來臨。」

這本「知識生產的技術」，是我們來日本後合譯的第四本實用書籍，我們誠懇地希望它能帶給國內青年學生及所有讀書人一點好處，特別感謝出版它的「晨鐘出版社」社長白先勇先生，還有其他幫助過我們和關心過我們的朋友。

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於東京

知識誕生的奧秘

目錄

關於「知識誕生的奧秘」

原序

前言

發現的札記本

從筆記到卡片

卡片與其用法

剪報與規格化

目
錄

一 二 三 四 五

壹	整理與事務
貳	讀書
參	從筆到打字機
肆	日記與記錄
伍	書信
陸	原稿
柒	文章
捌	結語

前言

有一位從事藝術工作的名人，曾說過這樣一句話：

「學習一項技藝的秘訣，並不是得自老師，而是要偷取！」

這話的含意，莫非指學習者的進步，專靠老師沒用，最要緊的，乃是學習者本人，必需要具備着一種積極性！

學習一種技藝，固然與做學問有所不同，但是站在學習者的立場，需要積極的意欲，這點根本的原則想必是相同的。如果處處採取被動的話，當然就沒有什麼學問可言，所謂學問，必需自己去發掘汲取，別人是無能為力的。

想到此，再聯想到目前的學校制度，以及一般人學習技藝學問等方法，未必都是適當合理的。今天的學校裏，老師們未免教得太多了，老師們表現得過份親切熱心，恨不得把一切都教授給學生，學生便習慣於接受教導，連一點自動學習的情緒都沒有。

我曾想像，如果老師不那麼重視灌輸知識，而讓學生站在相對的立場，一心想從老師這邊奪取他想知道的智慧的話，那麼，學校的教育效果，將不知增強多少倍！今天一般學校的做法，我不敢斷言都是不正確的，但至少在學問與藝術等創造性的活動上，實在還沒有較理想的做法。

在這本書裏，我想寫的，便是「如何讀」「如何寫」「如何創造靈感」等問題。或許這些問題，有點類似「讀書方法」，但是我為什麼不用「讀書方法」做題目呢？因我怕講到「讀書方法」，便馬上被讀者拿「在學校爭取好成績」聯想在一起，所以作罷了，固然，今天在學校裏想爭取好成績，也需要某種特殊的技巧，可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在此，故從開始，就盡量對「讀書方法」這幾個字敬而遠之。

為何不教方法？

剛才說過，學校未免教得太多了。說明白一點，學校不過是一個實施「填鴨式教學」的地方罷了。真正希望老師教導的地方，却連一個字都不教。

為什麼說有些地方教得過多，而有些地方教得不足呢？簡單地說，知識是大量傳授的，然而如何去獲得知識，却不予傳授。關於這一點，不只小學、中學如此，遺憾的是，連研究學問的最高學

府也如此。許多人常說：「大學裏頭不是教學問的地方，而是教如何做學問的地方。」可是實際上，一般大學，除了熱心於講授學問的成果之外，獲取學問的方法是不大去教的。

談到做學問的方法，立刻會使人聯想到「方法論」上去，我這裏所談的，却儘量避免談得那麼深奧難懂。當然，想做學問的話，基本的研究方法還是必要的。譬如一個研究者，對於日常所發生的問題，莫不需要加以觀察、研究，或記錄；對於自己的構想，該如何加以展開、鑑定，也都需要基本的方法，但這些方法，都不是學校所曾教給學生的。

這樣嚴重的問題，直到我站在指導年輕研究者的立場，方才發覺到。一個大學畢業生，即使走進研究生活中，對於專門的學問能發表堂堂的議論，但對於簡單的讀書方法，或原稿的寫作方法，却還顯得十分生疏。

回顧一下我自己的過去，也莫不是如此。我雖也度過長年的學校生活，但從老師那裏所得到的，只是學問的內容，而不是一種求學的方法；對於求學方法，在有意識、或無意識之間，變成很神秘的東西。譬如說，如何做筆記這件事，老師是從來不教的，資料卡片該如何整理，老師也從不提及。我可說都是從黑暗中摸索嘗試過來的。

或許說，這種迂迴的路也是值得的。正因為老師不教，所以我們就更積極、更自發地去下苦工夫，幸

運一點的話，還可以從老師或前輩那裏「偷」來一些方法，學校老師那種「神秘主義」，說來也跟江湖師父手中的「秘法」差不多，可見做爲一個學生，心領意會是多麼的重要啊！

技術不足與

研究能力

如果獨自摸索能順利的話，還好說，偏偏事情卻沒有那麼容易。在神秘主義的氣氛下，不一定人人都能「偷」得秘傳成功的，結果呢，在基礎的學養上有所欠缺的研究者，一個個地出現了。在知識上說，他們無疑已接受了高度的教養，然而在研究的實踐上說，他們却顯著地能力薄弱。

其實，這不僅年輕人如此，就是我們中年的研究者，還是難免這樣的。這自然不是頭腦不好，或懶惰的因素促成，歸根結底，還是全在於「研究方法」的能力低弱之故。

舉個例來說，從前的日本研究人員，向來不將原稿留下複印本，因此複印技術長期未被發展。在美國呢，無論著作或論文，在出版或發表之前，必定先複印數分，請專家們過目一下。然而，在我們卻沒有這種習慣，出版或發表出來之後，大家才能讀到它，這在形式上固然相同，但在內容的吟味上却大不相同，這不是技術不足，不是研究能力低落，該說什麼？

再譬如，研究者有種種的研究資料，一般的說，都是紙張之類的多，正因為資料的整理法不能普遍，研究者就不知如何處理才好，大半的研究室裏，都是雜亂得一塌糊塗。

爲避免研究室的混亂，一般人大都採取「消去法」，換句話說，自己所研究的範圍，儘可能地縮小，至於沒有直接關係的，則全部予以廢棄。像這樣限定自己學問的範圍，結果導致必要的資料變得很少很少了。

不錯，這個方法，可以省去整理資料的時間精力，研究室也不致混亂，可是相反地，却換來一個視野狹窄、學問生產力貧乏的結果，這是我們研究者，在有意無意間容易跌落的陷阱，不能不引以爲戒。這一點，如果講求整理的技術，相信是可以補救的。

應重視技術

以此類推，其他工作上，只要方法好，技術高，必定能增加更大的效果。但奇怪的是，像這種基礎的技術問題，往往被一般研究者所忽略，而高級的專門領域與特殊技術，却被專家們反覆議論，出書也較多。

爲什麼會產生如此的現象呢？以我的看法，基礎的技術不過是日常性的事情，像「複印」與「資料整理」等問題，當不致被當作「技術」看待。

還有一個理由是，研究者討厭技術、輕視技術。其他國家不知如何，至少日本的高級知識份子大有這樣的傾向，他們認爲，所謂技術這東西，是違反人性的，是遠離事物本質的，所以在他們觀念裏，總認爲「技術」不過是「枝葉末節」或「表面的、非本質的」東西罷了。